

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杆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 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近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
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关于《野草》

鲁迅的《野草》，共收散文诗二十三篇，写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间，都发表于当时的《语丝》周刊上。1927年7月初由北新书局出版带《题辞》的《野草》。

鲁迅写作《野草》时，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作者当时所在的北京，正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而《野草》出版时，又是蒋介石进行“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1927年4月26日，鲁迅为《野草》写了题辞。在这篇题辞中，鲁迅对蒋介石的叛变和血腥的白色恐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憎恶。他说：“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地面”，就是指当时黑暗的社会。鲁迅热切地盼望革命高潮重新到来。他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鲁迅坚信地火终有一天要从火山口喷出来，烧尽地面上一切丑恶的东西。取名《野草》，反映了鲁迅对这部散文集的态度，认为它是野草，不是乔木。然而，野草却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为了迎接熊熊的革命烈火，野草也甘愿被火烧尽。他说：“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这是一种为了消灭黑暗势力，即使与之同归于尽也无所畏惧的大智大勇者的呼喊！

当然，由于《野草》是作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以前的作品，所以，《野草》在热情歌颂革命者顽强的韧的战斗精神和甘愿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品质的同时，也流露了当时作者自己的某些孤独苦闷的情绪。

1934年10月间，鲁迅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致萧军》）这是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对《野草》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由此我们也不难体会到，鲁迅确实是一位“一直跟着时代潮流前进”的最伟大的圣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且严于解剖自己，永远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的最值得文化人学习的地方。

至于《野草》的写作技巧，那确是十分高超的。抒情、叙事、象征性的素描手法和哲理的提炼，得到了和谐的融合。

《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这篇散文诗所渲染的秋夜气氛，显得肃杀、沉寂、阴冷。作者把秋夜的“天空”写成阴险、怯弱、狡诈而又冷酷的黑暗势力的象征，并对它表示了极大的憎恨。《秋夜》通过描绘在“奇怪而高”的天空下生活着的“枣树”、“粉红花”和“小青虫”，展示了在黑暗统治下的三种人生态度：一是默默地铁似地直刺黑暗的现实；一是在寒夜中苦苦打熬，瑟缩地梦想着将来；一是朝着光明撞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作者着力颂扬了“枣树”那种坚毅不屈的战斗精神，敬奠了为光明而殉身的“小青虫”，而对“粉红花”的梦幻般的憧憬，则予以同情。

本文的写作特点:

一、象征的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一面抓住自然景物固有的特点，一面掺入作者主观的想象，使现实的画面与想象的画面相互交织。作者把自然景物社会化、人格化，以天空、星星、月亮、繁霜、恶鸟和枣树、小粉红花、煤油灯、小青虫等等构成一个象征体系，用以寄寓深刻的主题。

二、严密的结构。前后呼应缜回，过渡巧妙自然。

三、凝练、形象、有声有色的语言。既有绘画美，又有音乐美。如：冷眼……使月亮窘得发白……丁丁地响……猩红的栀子……离去人间，避开枣树。

此外，尚有突起、峭收和意境的借用和改造等。